

律
疏
補
書

律集前書

河南邵氏聞見後錄卷二十三

宋邵 博著

明毛 晉訂

予舊從司馬氏得文正公熙寧年辭樞筦出帥長
安日手藁密疏公尋自免絕口不復言天下事
矣其疏不見于傳家集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
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
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誨于安石

始參政事之時卽指安石爲姦邪謂其必敗亂天下臣以爲安石止于不曉事與很愎爾不至如誨所言今觀安石援引親黨磐據要津擠排異己以固權寵常自以己意陰贊陛下內出手詔以決外庭之事使天下之威福在己而謗議悉歸于陛下臣乃自知先見不如誨遠矣純仁與顥皆與安石素厚安石拔于庶僚之中超處清要純仁與顥覩安石所爲不敢顧私恩廢公

議極言其短臣與安石南北異鄉取舍異道臣
接安石素疎安石待臣素薄徒以屢常同僚之
故私心眷眷不忍輕絕而顯言之因循以至今
日是臣不負安石而負陛下臣不如純仁與顯
遠矣臣承乏兩制逮事三朝與國家義則君臣
恩猶骨肉覩安石專政逞其狂愚使天下生民
被荼毒之苦宗廟社稷有累卵之危臣畏懦愛
身不早爲陛下別白言之軾與文仲皆疎遠小

臣乃敢不避陛下雷霆之威安石狼虎之怒上
書對策指陳其失墮官獲譴無所顧慮此臣不
如軾與文仲遠矣人情誰不貪富貴戀俸祿鎮
觀安石營惑陛下以佞爲忠以忠爲佞以是爲
非以非爲是不勝憤懣抗章極言因自乞致仕
甘受醜詆杜門家居臣顧惜祿位爲妻子計包
羞忍恥尚居方鎮此臣不如鎮遠矣臣聞居其
位者必憂其事食其祿者必任其患苟或不然

是爲盜竊臣雖無似嘗受教于君子不忍以身
爲盜竊之行今陛下唯安石之言是信安石以
爲賢則賢以爲愚則愚以爲是則是以爲非則
非諂附安石者謂之忠良攻難安石者謂之讒
慝臣之才識固安石之所愚臣之議論固安石
之所非今日之所言陛下之所謂讒慝者也伏
望聖恩裁處其罪若臣罪與范鎮同則乞依范
鎮例致仕或罪重于鎮則或竄或誅所不敢逃

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曰呂獻可之先見吾不及也予慮後
世得其言不得其事惑也有公門下士諫大夫
劉安世器之書范景仁傳後語可信故書于下
方熙寧中王介甫初參大政神考方厲精圖治
一日紫宸早朝二府奏事畢日刻旣晏例隔言
事官于中廡須上入更衣復出以次贊引時呂
獻可爲御史中丞司馬文正公爲翰林學士侍

讀邇英閣將趨經筵相遇于庭中文正公密問
曰今日請見言何事邪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
乃新參政文正公愕然曰以王介甫之文學行
藝命下之日衆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獻可
正色曰安石雖有時名上意所向然好執邪見
不通物情輕信難回喜人佞已聽其言則美施
于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之宰輔天下
必受其禍文正公曰與公素爲心交苟有所懷

不敢不盡今日之論未見有不善之迹似傷恩
遽或別有章疏願先進呈姑留是事更加籌慮
可乎獻可曰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與謀
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
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邪語未竟閣
門吏抗聲追班遂趨而出文正公退自講筵默
坐玉堂終日思之不得其說旣而縉紳間浸有
傳其章疏者往往偶語竊議譏其太過未幾聞

中書置三司條例司平日介甫之門諂諛躁進之士悉辟召爲屬吏朝夕相與謀議以經綸天下爲已任務變更祖宗法斂民財以足國用妄引用古書蔽其誅剝之實輔弼大臣異議不可回臺諫從官力爭不能奪郡縣監司奉行微忤其意則譴詘隨之于是百姓騷然矣然後前日之議者始愧仰嘆服以爲不可及而獻可終緣茲事出知鄧州嗚呼行僻而堅言僞而辨記醜

而博順非而澤唯孔子乃能識之雖子貢之智
有所不知也方介甫自小官以至禁從其學行
名聲暴著于天下士大夫識與不識皆謂介甫
不用則已用之則必能興起太平獻可獨不以
爲然已而考其行事卒如所料非明智不惑出
于世俗之表何以臻此易曰知幾其神矣乎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獻可有焉文正公退
居洛陽每論當世人物必曰呂獻可之先見范

景仁之勇決皆予所不及也予心誠服之故作
景仁傳蓋景仁之勇決得文正之傳而後明獻
可埋文雖亦成于公手然止載其平生大節而
自相論難之語不欲詳著獻可先見世莫有知
者予嘗從學于文正公親聞其說懼賢者正論
遠識遂將淪沒而無傳故書蜀公之傳以貽樂
善之君子云

紹聖以來權臣挾繼述神宗爲變者必先挾王荆

公蔡氏至以荆公爲聖人天下正論一貶荆公則曰非貶荆公也詆神宗也不忠于繼述也正論盡廢鉤黨牢不可解仁人君子知必爲異日之禍其烈不可向無計策以救陳瓘瑩中流涕以問諫大夫劉安世器之曰叵奈何器之親受司馬文正公之學膽智絕人曰不自神宗不自荆公不可救故瑩中反疏蔡氏所出荆公目錄語中詆神宗事曰尊堯集云意上心不平于荆

公則蔡氏可伐正論可出鉤黨可解異日之禍
可救也瑩中坐以流竄抵死正論卒不出鉤黨
卒不解異日之禍卒不可救者天也予讀其書
而悲之尚慮後世或不達瑩中本趣但以爲關
荆公之詆神宗者故具言之尊堯集文煩不著
著其序曰臣聞先王所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
已矣此安石之精義也有三經焉有字說焉有
目錄焉皆性命之理也蔡卞蹇序辰鄧洵武等

用心純一主行其教所謂大有爲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繼述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其所謂一道德者亦以性命之理而一之也其所謂同風俗者亦以性命之理而同之也不習性命之理謂之流俗黜流俗則竄其人怒曲學則火其書故自卞等用事以來其所謂國是者皆出性命之理不可得而動搖也臣昨在諫省所上章疏嘗以安石比于伊尹伊尹聖人也而

臣廼以安石比之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又臣所上章疏謂安石爲神考之師也神考堯舜也任用安石止于九年而已矣初任後棄何嘗終以安石爲是乎而臣廼以安石爲神考之師者臣于此時猶蔽于國是故也臣昨者以言取禍幾至誅殛賴陛下委曲保全賜臣餘命臣感激流涕念念循省得改過之義焉蓋臣之所當改者亦性命之理而已矣孔子曰乾道變